



張爾田詩學兩種

鄭凱歌 整理

曹辛華 鍾振振 主編

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 ②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大地傳媒
河南文藝出版社

曹辛華 鍾振振 主編

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 ②

張爾田詩學兩種

鄭凱歌 整理

河南文藝出版社

· 鄭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曹辛華,鍾振振
主編. —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559-0363-5

I.①民… II.①曹…②鍾… III.①詩學-詩歌研
究-中國-民國②詞學-詩詞研究-中國-民國 IV.①
I20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59827 號

本書為南京師範大學詞學研究中心與中華詩詞研究院合作項
目成果

出版發行	河南文藝出版社
本社地址	鄭州市鑫苑路 18 號 11 棟
郵政編碼	450011
售書熱綫	0371-65379196
承印單位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經銷單位	新華書店
紙張規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總印張	1306.25
總字數	21 166 000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總定價	4200.00 元(共 55 本)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

圖書如有印裝錯誤,請寄回印廠調換。

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

編委會名單

主 編

曹辛華 鍾振振

編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蔡世平	曹連觀	曹書杰	曹辛華	陳國安	陳 杰	陳書錄	程 杰
程郁綴	崔向東	黨銀平	高 峰	龔聯壽	胡迎建	黃坤堯	黃 霖
李保民	李 超	林玫儀	林 立	林香伶	劉夢芙	劉瑞弘	劉 濤
劉 蔚	劉嶽磊	陸 林	駱冬青	羅劍波	馬大勇	馬衛中	馬亞中
莫真寶	南江濤	潘百齊	裴 喆	彭國忠	彭玉平	施議對	孫克強
譚桂林	譚新紅	王國欽	王 睿	王 青	王偉勇	王秀臣	王卓華
徐雁平	薛玉坤	俞國林	張廷銀	張幼良	趙維江	鍾振振	周絢隆
朱德慈	朱惠國	朱麗霞	朱曉進	朱有明			

各分卷主編

一、詩學研究卷 王秀臣 王卓華 主編
二、詞學研究卷 程郁綴 彭國忠 主編
三、詞學整理與研究卷 高 峰 主編
四、詩學整理卷 程 杰 主編
五、詩詞法整理卷 王國欽 王 青 主編
六、詩選整理卷 黨銀平 主編
七、詞選整理卷 劉 蔚 曹辛華 主編
八、民國人選民國詞卷 俞國林 曹辛華 主編
九、詞學家文集(一)卷 周絢隆 曹辛華 主編
十、詞學家文集(二)卷 李 超 曹辛華 主編
十一、各體詩話、曲話、聯話整理卷 陸 林 裴 喆 主編

出版說明

一、“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是專門對“民國詩詞學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學術叢書，於 2012 年申報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二、本項目由鍾振振教授、曹辛華教授擔任主編，由國內十餘位專家、學者分任各分卷主編，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三、本項目由 11 卷 55 種組成。其具體的 11 卷名稱是：詩學研究、詞學研究、詞學整理與研究、詩學整理、詩詞法整理、詩選整理、詞選整理、民國人選民國詞、詞學家文集（一）、詞學家文集（二）及各體詩話、曲話、聯話整理等。

四、本項目《總序》由主編之一曹辛華教授撰寫，每種圖書的《前言》由整理者、著者或編校者撰寫。

五、根據主編要求，本項目統一採用橫排形式，但對“文獻整理類”著作採用了繁體，對“文獻研究類”專著採用了簡體。為既能符合本項目“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實際內容，也能充分體現出整個項目形式特色的一致性，在多方面徵求意見的情況下，叢書封面文字全部採用了繁體形式。

六、本項目規模宏大，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僅作者類型就分為“原作者”“整理者”“著者”“編者”及“校注者”等，因而原著的撰寫和編輯體例各具特點。在每種圖書儘量一致的原則下，本次出版進行了整理與編輯意義上的基本規範。如對“詞牌”與“詞題”、“詞題”與“詞序”的形式統一，對異體字根據整理者要求的保留或置換，對詩詞作法中平仄符號標識方式的相對統一等。

七、本項目所列“珍本”範圍，大多為民國時期出版或未出版的詩詞類著作。其中的“文獻整理”對象，由主編者根據所涉資料進行構想與規劃；其中的“研究著作”，限定在以“民國詩詞學”為研究對象的當代學者著作；而“詞學家文集”所

收內容，則以與“民國時期”“詩詞”或與“文學”相關的研究性成果為主。

八、在本項目“詩選整理卷”“詩詞法整理卷”“詩選整理卷”及“詞選整理卷”中，有多種相類內容合併整理者，則該書書名冠以“×種”，而目錄則統一置於該書前面。

九、本項目對相關“文獻類著作”整理的基本原則是“保持原貌”。而對可以確定的明顯錯訛、謬誤之處，則由整理者（編輯者或校注者）在文中附“按語”或“校注者曰”等進行說明，或在整理、編輯過程中予以訂正。

十、由於“民國詩詞學文獻”浩瀚無邊，本項目所出現的缺失與遺憾有待在重印或續編中修訂、彌補。

河南文藝出版社

總序

時至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民國時期的文學與文化發生已逾百年。當前，對民國時期詩詞學史料的全面整理與研究也還未提上日程。我們所編纂的“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叢書，即專門對民國詩詞學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攻關課題，2012 年由河南文藝出版社成功申報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主持人為鍾振振教授及本人。本項目的實施與完成，是在鍾振振教授指導下進行的，本人負責策劃設計、組織實施、文獻搜求、整理與研究等工作。同時，我們邀請到國內十餘位專家學者分別擔任各分卷的主編，以保證其編纂質量。叢書凡 11 卷 55 種，其具體分卷名稱是：詩學研究、詞學研究、詞學整理與研究、詩學整理、詩詞法整理、詩選整理、詞選整理、民國人選民國詞、詞學家文集（一）、詞學家文集（二）及各體詩話、曲話、聯話整理。在此付梓之際，有必要再申述一下本項目的出版意義、編纂意圖以及相關問題。

本項目的初步完成，對民國學術史特別是民國詩詞學史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當前，已有一批與民國學術、歷史、文化相關的大型叢書出現，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學案》《民國筆記概觀》，上海書店出版的《民國叢書》，團結出版社出版的《民國珍本叢刊》，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史料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時期出版書目匯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匯編》等，以及臺灣地區所印行的《近代史料叢刊》、鳳凰出版社正在編輯並即將出版的《近代稀見史料叢刊》等。特別要指出的是“民國籍粹叢書”的出版。2006 年，全國高校圖工委以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等二十餘所著名綜合性大學圖書館館藏民國圖書為主要來源，運用現代信息技

術,參考已有民國圖書目錄和民國人物辭典等工具書,對1949年以後至今從未再版過的民國圖書,精選一萬種,以保持原貌的方式影印。由於此叢書宗旨不在民國詩詞學,故所收此方面的論著相當少,並且目的不在現代式的整理層面。這些有關民國史、民國文化的大型叢書的編纂與出版,一方面說明對民國詩詞的全面整理勢在必行,並為整理與研究民國詩詞學文獻提供了重要文獻資料,顯示了一些研究路徑,開拓了研究空間;另一方面,也說明當前還有不少可開拓而未能啓動的課題有待我們展開。這些已有成果雖然與本項目“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有關,但其涉及範圍過大,所包含的詩詞論著數量相對較少,且多係影印出版,缺乏研究與整理這一環節。相比較而言,本項目所包括的詩詞選本、詩詞史料、詩詞學等內容却是前所未有的。雖然目前臺灣地區王偉勇所編纂的《民國詩集叢刊》(2009)、張寅彭主編的《民國詩話叢編》(2006)以及南江濤主編的《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匯編第一輯》(2013)等已問世,但其立足點基本上在詩詞文本自身,而非詩詞學文獻特別是學術文獻,也並非全面對詩詞學文獻的系統整理與研究。

本項目的初步完成,也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與學術價值。此項目是民國時期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總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民國詩詞的研究具有直接意義,對於民國學術史的研究具有鋪墊意義,對於民國文化的研究具有輔助意義,對於中國詩詞學的整體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它的出版有利於對民國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於對民國時期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弘揚,也有利於對民國學術史的整理與研究,有利於人們充分認識民國詩詞學家及其成就;同時,對詩詞學研究、詩詞研究、詩詞理論與批評研究以及民國詩詞等舊體文學的研究與深化,都將有所助益。可以想見,本項目的完成以及續編的啓動,將進一步推動民國時期學術、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深入。

於此,還須再強調一下本項目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一方面,不少民國詩詞學文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重刊,研究者不易全面獲得,不利於民國詩詞學術史研究的全面展開,而本項目的完成將引導人們重視此方面的研究,從而於根本上扭轉這一局面。另一方面,民國時期的許多詩詞名家,同時也是當時的思想家或著名學者,他們的詩詞作品包含着非常豐富的社會進步思想和革命求索內容。對該時期的各種詩詞學文獻進行必要的整理、研究,可為進一步梳理和研究辛亥革命的發生與發展,提供更多文學、文化方面珍貴而可靠的歷史依據。再一方面,民

國圖書由於印刷方面的問題，或易損或已損。由於人們“貴古賤今”的心理，對民國文獻的保存不夠重視，故散佚甚多，不少品種已成孤本。詩詞學圖書亦然。還有不少民國時期的詩詞學文獻，尚處於稿本、鈔本、油印本狀態，或以連載形式湮沒在各種報刊中。為搶救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本項目的實施與完成大有必要。

在本項目設計之初，我們將其內容定位於編纂出版以“民國時期詩詞學珍本”為中心的整理與研究，即選取民國時期出現的詩詞研究、詩詞選、詩話、詞話等著作中的珍本（珍貴本、稀見本、準孤本、稿本、鈔本、油印本、評點本、報刊本等），先進行考據、提要、評識，再錄入、校勘、整理。最初的框架設想是分為上下兩編，持續不斷滾動式推出。上編為詩學卷，包括民國時期舊體詩研究、舊體詩選、舊體詩話、舊體詩歌史料四種；下編為詞學卷，包括民國時期詞學研究、詞選、詞話、詞學史料四種。但在實際研究、整理的過程中，為了細化與深化有關民國詩詞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們雖然仍採取詩學類、詞學類之稱，但其卷類的設立已比原來有所改觀與加強。相比而言，當前所出版的 11 卷 55 種比原來的設計更加豐滿、細緻與可行。

在本項目 11 卷中，首兩卷為當代研究民國的詩學專著、詞學專著，目的是引起學界對民國時期詩詞學著作的注意與重視。接着兩卷為有關民國時期的詩學著作整理卷、民國詞學家及詞學著作的整理與研究卷，主要對此時出現的民國學者所撰的詩詞研究著作進行整理，部分涉及對民國時期詩詞研究家或文人的研究。詩詞法整理卷，為專門對民國時期所出現的各種詩詞創作方法著作的整理，目的是凸顯民國時期舊體詩詞創作方法的興盛。詩選整理卷、詞選整理卷，是專門對民國時期出現的各代詩選、詞選著作的整理，目的是顯示民國時期的詩詞選本之興盛。詞選部分專門列出民國人選民國詞卷，主要以民國時期學者對民國詞的選著為主，目的是為民國詞的研究提供文獻史料。詞學家文集卷，則專門對民國時期諸如劉毓盤、蔡嵩雲、陳思、葉恭綽、趙尊嶽、唐圭璋、劉麟生、汪東等詞學家的文集進行全面整理。

本項目中，還有各體詩話、曲話、聯話整理卷，於此值得專門談談編纂緣由。各體詩話、曲話、聯話整理卷中，列有南社詩話相關內容，為當初我們所設想的“全民國詩話”之一部分。因其篇幅太大，遂僅以南社詩話為主編入。然而在編輯過程中，我們發現“南社詩話全編”的篇幅、容量也相當驚人，非本次國家所資

助的出版基金經費能完成，所以權選是輯於此。“全民國詩話”已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另列為重點項目，將單獨出版。按原先申報計劃與設計，當有“全民國詞話”一項，由於此項後來被鳳凰出版社列為重點出版項目不日出版，只好闕如。其中的《全民國聯話第一輯》，乃出於當前人們對對聯這一文體的認識與研究不力之考慮而納入。在整理過程中，發現民國時期聯話著作容量也很大，故採取“第一輯”的方式編輯。《民國新詩話新詩論》，為其中異於其他以“舊體詩詞”為主要内容之各卷，之所以“破例”列入此項目，目的是打破當前人們以新、舊論詩的觀念，也以此吸引更多學人注目於民國詩詞學乃至舊體文學研究領域並投入精力，從而啓發更多的古代詩詞研究學人摒棄新、舊隔閡，以打通、圓融的觀念來研究詩詞學。同樣，《全民國曲話第一輯》的設計與編纂，一方面是回歸傳統詩、詞、曲、賦兼包的“大詩學”觀念，打破文體區別研究的壁壘，以利於中國“詩性”文學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由於民國時期出現的曲話數量衆多、容量龐大，亦非本出版基金項目所能盡刊，先出版第一輯以示此領域尚待深入。

本書在編纂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問題，如部分著作存在版權問題，我們儘可能避免版權有爭議的著作。有的實在無法避開就儘量與著者後人聯繫，以支付其後人相應底本費的方式解決。所幸的是，不少著者的後人都以先人著作能再見天光為重，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又譬如如何儘可能多地擁有“珍本”問題：對有些“珍本”，儘管知其藏所與歸屬，但由於種種閱覽限制、奇貨可居的心態與“文物”化等因素，迄今仍不能獲得。又如收錄原則問題：像在民國時期有重大政治問題但於詩詞學方面有建樹的作者，本着不以人廢言的原則，對其著作雖有收錄、整理與研究，但我們必一一說明其由。

整理與研究成員的選擇問題，也是較費躊躇的事情。當前研究民國詩詞學的專家學者，相對集中在中山大學、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以及以中華詩詞研究院為中心的學者群那裏。與唐宋文學等相比，成熟的儲備人才相對較缺，不少學人還處於邊學習邊研究的水準。因此，從事本項目中各項內容整理與研究的學人多為中青年，且以年輕的碩士、博士為主要成員。為克服此中學術質量問題，我們採取了“傳、幫、帶”的方式：一面大膽起用年輕學人，為民國學術研究準備“學術種子”；一面由學術有成的專家把關，以保證叢書的質量。當然，大凡開創必有不足與遺憾，相信能夠獲得各位方家的諒解。

總之，“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這一項目，是一系列可持續發展

並且具有開啓多維、輻射全局意義的重大攻關工程。目前，本項目所收錄的民國詩詞學文獻僅是冰山一角，尚有更多、更珍貴、更有價值的詩詞學文獻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發掘、開拓、整理與研究。所幸的是，國務院參事室所隸中華詩詞研究院已將研究重心置於現當代詩詞的研究，並與我所在單位南京師範大學重點研究機構形成了長期的學術合作關係，以期共同開發、研究、促進與繁榮民國詩詞學研究這一廣袤領域。本項目在完成過程中，中華詩詞研究院就曾給予多方面的支持與關照。伴隨着本項目的有序展開，本人還在楊海明、莫礪鋒、鍾振振等教授的指導下，成功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民國詞集編年叙錄與提要”，本叢書中有不少內容即是與該重大項目相關的研究成果。

民國詩詞學的研究亟待加強與深入，大有可為，並不僅僅限於本項目的意旨與範圍。如目前我們正在從事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國詞史”，以及正在整理出版的“全民國詞（第一輯）”“全民國詞話”“全民國詩話”等，也可視為與本叢書配套的從多角度整理與研究民國詩詞學的學術課題。相信本叢書出版後，將會出現“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的續編、三編，或者民國其他舊體文學學術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等論著。相信國家未來進行“民國史重大工程”時，也會加強、加大資助力度以開發民國各種文學、文化文獻或史料，也會出現對其他舊體文學形式、學術批評等多方面的論著或叢書。相信民國學術史的“熱潮”會越來越高漲。

曹辛華

前言

張爾田(1874—1945),又名採田,字孟劬,號遁堪,又號遁庵,浙江錢塘(杭州)人,晚清民初著名歷史學家。張爾田出身於“五世清門”。其五世祖張映辰,官至內閣學士,著有《露香書屋集》。四世祖張雲璈,晚年任湖南湘潭知縣,有《簡松草堂詩集》《選學膠言》等知名著述。三世祖張裴為太學生,誥贈奉直大夫、江蘇泰州知州。祖父張之杲,晚年任泰州知州,有《初日山房詩集》《泰州保衛記》等著作傳世。父張上龢一生為官,工於詞學,師從著名詞學家蔣春霖,並與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等眾多知名詞人交往甚密,著有《吳淞煙語》《尊鄉詩鈔》等詩、詞集。1895年,張爾田入仕,歷任官刑部主事、知縣、候補知府。1914年,清史館開設,張爾田受邀入館,參與編寫《清史稿》,達十年之久。1916年,張爾田寓居上海時期,與王國維、孫德謙交往甚密,又因在學術上皆有所成,被學界稱為“海上三子”。1920年起,張爾田先後執教於北京大學、光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學府,擔任哲學、中國史和文學等課程的教學工作。

張爾田學識淵博,經史子集均有造詣,尤以史學成就最高。其成名作《史微》於海內外影響均大,“日本西京帝國大學(筆者案:即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且採為必讀之書焉”(王鍾翰:《清史補攷》,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4頁)。《清史稿》中由其編寫的《樂志》《刑法志》《地理志·江蘇》《圖海、李之芳列傳》也受到各方好評,如馮爾康在《清史史料學初稿》中指出:“《清史稿》的著者們從‘實錄’、‘會典’、‘方略’、《國史列傳》及各種檔案文獻中取材,選擇的範圍還是比較廣泛的。如張爾田(採田)為它寫了《樂志》八卷,《地理志·江

蘇》一卷,《圖海、李之芳列傳》一卷,均為廣徵博採之作。”(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初稿》,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43頁)編寫《清史稿》之餘,張爾田又把未被《清史稿》採錄的有關清朝后妃的材料編成《清列朝后妃傳稿》,是書記載了從清肇祖原皇后至清德宗珍妃共184位清代后妃的主要事蹟,並介紹與清代后宮有關的各項典章制度及其變化,博採史料、嚴謹攷證,填補了清史研究的空白。1915年,張爾田應沈曾植之邀又參與續修《浙江通志》,與王國維共同負責“寓賢”“掌故”“雜記”“仙釋”“封爵”等五門。1928年後,張爾田參與《清儒學案》的編寫,寫成《錢大聽學案》二卷,被鄧之誠稱為“於錢氏之學,發揮靡遺”(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卞孝萱,唐文權:《民國人物碑傳集》,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385頁)。1922年,沈曾植去世,受沈氏家屬之托,張爾田負責整理其遺書,校補沈氏《蒙古源流事證》,並更名為《蒙古源流箋證》,為蒙元史研究作出了一定貢獻。

受家庭環境和家學傳統的影響,張爾田於文學領域也造詣頗深,“少以辭章擅名,為文規摹六朝,詩逼似玉谿”(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卞孝萱,唐文權:《民國人物碑傳集》,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384頁)。“束髮受書,即熹觀玉谿、飛卿、長吉三家詩,行走必以自隨。”(張爾田:《玉谿生詩題記》,《同聲月刊》,1942年第2卷第7號)及長,拜屠寄、秦樹聲、章鈺、譚獻等晚清民初著名學者及詞人為師,其代表作為《玉谿生年譜會箋》,另有詩學《李義山詩辨正》、詞集《遜庵樂府》、詩集《株昭集》和大量單篇文章、日記。張爾田於詩家篤愛李商隱,稱李商隱為“直靈均苗裔”“有唐名家,無一人可與抗敵”,又稱“蓋玉谿一生不得志,幽怨馨芬之致與余若默相感召者”,自己為其“異代以後”又一“知己”。(同上)於李商隱詩歌,張爾田數番箋注,博稽群書,鉤沉發覆,做精密的攷證與探討,“簡端行間,叢寫幾遍”(同上),“《集》中詩凡可編年者,皆於題上加一紅圈。其確知為何年所作者,則用雙圈。其確知為何時何地所作,而不能定其為何年者,則用單圈。其不加紅圈者,則皆不能確定時代者也”(張爾田:《玉谿生詩評》,《同聲月刊》,1942年第2卷第11號),“年譜成而詩之隱詞詭寄,快交導隙,迎刃而解,犁然當心,因復取此本理董之”。(張爾田:《玉谿生詩題記》,《同聲月刊》,1942年第2卷第7號)真可謂苦心孤詣,耗費心力,終成《玉谿生年譜會箋》和《李義山詩辨正》。

李商隱年譜以朱鶴齡《李義山詩譜》為開創,成於1659年(順治十六年)。

但該書記李商隱行跡自二十餘歲始，過於簡略，又多缺漏和訛誤。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馮浩《玉谿生年譜》初刊，成為清代李商隱生平研究中最詳本，但在李商隱生平及其詩歌系年方面存在錯亂。1864年（同治三年），錢振倫、錢振常據《全唐文》輯錄新發現的李商隱詩文二百餘篇，編成《樊南文集補注》。這為進一步研究李商隱及其作品提供了重要史料。“《樊南》一集，常留天壤。余雖無玉谿之才，而有玉谿之不遇，天其或者以玉谿警余乎？宜余讀此集而流連不能已也。”（同上）天賜良機，張爾田得以參攷《樊南文集補注》，以馮浩的《玉谿生年譜》為基礎，綜合以前諸譜和相关史料，以及李商隱的詩文、甚至他人的詩文，“細審行年”（胡適語），行年在前，注和攷於後，“條分件繫，遠紹旁搜”（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語）。如“高祖涉，美原令；曾祖叔恒，安陽縣尉”文，下注曰：“《本傳》作安陽令。攷縣令正五品至從七品，縣尉從八品至從九品，唐時進士登科，銓授縣尉，《列傳》中屢見。《新書·選舉志》：‘凡出身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八品上，中上第從八品下；明經，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上，中上第從九品下；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從無釋褐七品者。《曾祖妣誌狀》云：‘安陽君年十九，一舉中進士第，始命於安陽。’叔恒既由進士授官，則必非縣令明矣。今從《集》。”先示《本傳》，然後攷證，從《列傳》到《新書·選舉志》，再到商隱《曾祖妣誌狀》，所據盡善。再如對李商隱之生年的攷證，指出《舊唐書》本傳、朱《譜》等均有誤，馮《譜》據李商隱《上崔華州書》定為元和八年亦誤，而張氏據《祭仲姊文》《祭文》和《嬌兒詩》等，定在元和七年。幾經改易、反復審視，足見張氏之攷探之勤、下斷之謹。又如李回入相時間，《舊紀》書三月，《新紀》書五月，《會箋》據《樊南文集補編·上李相公狀》從《新紀》。又如大中元年二月，李執方為昭義節度使，《紀》《傳》均無書，《會箋》據《舊唐書·盧均傳》、本集、李執方《華嶽題名記》補足漏略。其他如馮《譜》中李商隱之妻王氏之死為大中六年，《會箋》攷定為大中五年，等等，不勝枚舉。對商隱隱晦行跡之一一鉤沉，不但糾正了其他資料的一些錯誤記載，補充了新舊兩《唐書》於文、武、宣三朝的史事，更重要的是，《會箋》把攷述依據和過程示人，為讀者提供了方法的借鑒，真謂“鴛鴦繡取憑君看，且把金針度與人”。張氏《會箋》的另一特點是“細審行年，潛探心曲”（胡適語），將攷編行年與潛探心曲緊密結合，相互攷證。這與譜主李商隱的身世機遇有關，與他和“牛李黨爭”的糾結有關。據《舊唐書·李宗閔傳》，牛李兩黨挾邪取權、互相傾軋，

綿延四十年之久。這四十年，正是李商隱求學干祿、應試入官以及宦海浮沈時期。因此，攷查李商隱的行年及詩文，不可避免地要釐清他與“黨爭”的關係、“黨爭”對他的影響。對此，張爾田認為：“要之，以黨論，義山與其謂之牛黨，無甯謂之李黨。朱氏所謂李黨者，據其跡也；余之所謂李黨者，原其心也。”（李商隱三十七歲年譜下注）

針對張爾田《會箋》，岑仲勉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一文，輯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其對《會箋》的評論頗為全面、中肯，指出《會箋》中所疑為舛誤者六類：初誤（專就商隱生年立論）、承訛（沿襲舊文而誤者，計十五條）、欠確（攷訂之大可疑者，十九條）、失鵠（所釋不中的者九條）、錯會（錯解舊文因而舛誤者，十六條）、缺證（未能證定或有漏略者，十七條），可作為閱讀《會箋》的重要參攷文章之一。

張爾田的另一詩學著作當推《李義山詩辨正》。《辨正》以朱鶴齡注本為底本，以何義門、朱竹垞、紀曉嵐三家評為主，兼涉其他各家說者，審釐、撥正其評注，尤駁紀說。紀氏對商隱詩歌多有指摘，或認為“不甚可解”（評《街西池館》詩），或認為“意格甚卑”、“佻薄”（評《柳》詩）、“太劣”（評《屬疾》），對此，張爾田一一辨正：“街西池館疑是李執方京邸所居。執方為茂元妻屬，‘太守’句指執方，‘將軍’句指茂元，結則言蒙其厚廩，棲託於此也，詩意尚不難解。”“此亦艷體應爾，紀氏以一己臆創之意格繩之，宜其以為佻薄也。”“結乃情語，正如宋周清真詞偶用纏令體，好處原不相掩也。何謂太劣哉？”再如紀氏評《槿花二首》（其二）：“前四句亦不成語。五六亦不是槿花。七八小有意。”張爾田辨曰：“五六二句空際傳神，前四句烘染鮮麗，蓋有託寓，意不在槿花也。紀氏評語太泥。”並指出：“二篇蓋自傷一生交誼之乖而作。以槿花命題者，初從桂管歸，假以自比也。”“槿花朝榮暮落，藉以自比從前助之登第，今乃陳情不省之慨。且新從桂管歸，《轉韻》詩已云‘朱槿花嬌’矣，故寄意於此，深處真不易測也。”在對紀氏等人的評論作“辨正”之後，常常又附以詩歌創作的相關背景和詩歌詞句、內容與思想的注釋，這對讀者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詩歌和詩人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不可否認，在“辨正”紀氏評語時，張氏的語言也頗為犀利，有時甚至帶有火藥味。如紀氏評《謝書》：“此謝令狐楚也，下劣至極，起句尤不成語。”張爾田辨曰：“未至下劣至極，亦未至不成語，此等評語皆太過分。吾不知紀氏所作之詩，能勝過古人否？妄言不慚，真足齒冷耳。”又如《碧瓦》一詩，紀云：“雕琢繁碎，意格俱下，

此是爾時習氣，楊、劉專學此種，遂使人集矢於義山。”張辨：“如此好詩，必欲批壞，吾不知紀氏與古人何仇至此，其亦可以已乎？”《隋宮》一詩，紀云：“純是襯貼活變之筆，無復排偶之跡，然調之不高，亦坐此。”又云：“結句是中唐別於盛唐處，李、杜決不如此，此升降大關，不可不知。學義山者切戒此種。”張辨：“此種有目共見之佳篇，紀氏必欲謂其調之不高，心術不可問矣。”“結以冷刺作收，含縮不盡，僉覺味美於回，律詩寓比興之意，玉谿慣法也。此種體格，中唐亦鮮，何論盛唐。但恐後人學不到耳。紀氏乃欲學者切戒此種，癡人說夢，真堪發噱，曾謂通人而作此譎言邪！”這裏固然存在兩家詩歌觀念的不同，但張爾田對商隱詩歌的熱愛和研熟也可見一斑。張爾田在《卷首總評》中還指出：“唐代詩派，李、杜、王、韋、元、白、溫、李諸賢，流別各不相同，而皆能自成一家，此正特立獨行之哲，異乎依傍門戶者也。義山非不能為李、杜、王、韋，而所以自開一派者，則其意固有在矣。且《集》中香奩居多，源流尤為直接楚騷。紀氏於詩，祇知有李、杜、王、韋，又不喜香倩語。點勘此《集》，任意雌黃，是必使義山改其面目，貌襲李、杜、王、韋而後已。若然，則玉谿一《集》，尚能獨傳天地間耶？”把商隱的詩歌置於時代和文學的大歷史背景中觀照，還原其所在時代及政治、文學環境，予其人、其詩以更全面的審度、評價，這對於認識和理解商隱其人、其詩都更為客觀、公正。

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的具體刊刻時間不詳，據書前王秉恩《序》“俶落於辛亥，削稿於丙辰”，可知初成於1911年，修訂完成於1916年。再據書前諸《序》最晚之落款“丁巳十月”，可知當刊行於1917年10月以後。《會箋》原為四卷，最初被收錄於著名藏書家劉承幹的《求恕齋叢書》，後來經過吳丕績整理，附錄岑仲勉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一文，與張爾田的《李義山詩辨》合刊，書名《玉谿生年譜會箋》（外一種），由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此次該整理本，參攷吳丕績整理本，重新校對原文，使用現代漢語標點符號，勘正其中舛誤之處，統一“閑”“煙”等異體字，並增加張爾田所著的《玉谿生詩題記》（原刊《同聲月刊》，1942年第2卷第7號）、《玉谿生詩評》（原刊《同聲月刊》，1942年第2卷第11號）和《玉谿生詩評續》（原刊《同聲月刊》，1943年第3卷第1、2號），若能仗助商隱詩歌愛好者和研究者，亦是整理者莫大的欣慰。

整理者：鄭凱歌

二〇一四年四月於華中師範大學桂子山

目 錄

玉谿生年譜會箋

序 / 3

序 / 4

序 / 6

序 / 9

玉谿生年譜會箋 / 11

附錄一 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 / 155

附錄二 《舊唐書·李商隱傳》 / 185

附錄三 《新唐書·李商隱傳》 / 186

附錄四 《唐才子傳·李商隱》 / 187

附錄五 同時贈挽詩 / 189